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怀念甘再兴兄弟

Remembering Brother Kam Chai Heng

作者：Sanne Chong（钟山儿），新加坡证道学学会会长

编者前言

没有到过新加坡会所的中文准会员可能对学会比较陌生。这篇纪念文章不仅可以使大家认识到我们今天便利的学习条件的来源，认识到我们彼此相连是一个事实，时空限制只是物质界的现象。同时可以让大家对学会的组织和运作方式有初步的了解：学会不是靠微薄的会费维持的，也没有通过办产业和卖商品生存，而是靠甘再兴(Kam Chai Heng)兄弟这样的会员持久如一以各种形式无私奉献，使得所有会员能够专注一心地学习。在学会里的志愿者里，百万富翁扫地，博士搬运图书，只有分工不同；进门是同修，出门是公民，没有高下之分。当证道学触及我们的灵魂时，当我们看到它利己利他的价值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真诚地坚持服务，并且乐观地生活。我们借此机会对自 1889 年新加坡会所成立以来，所有为维持会所，对传播证道学献出一己之力的前辈和同修表示感谢。

正文

摘自 2024 年 8 月新加坡证道学学会月刊，是钟会长在 2014 年 8 月 23 日做的一个纪念演讲。



Brother Kam Chai Heng 甘再兴兄弟

有些人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的讲堂被命名为甘再兴讲堂(Kam Chai Heng Auditorium)。不认识他的人可能会问，谁是甘再兴？简而言之他是新加坡会所的大恩人。我们敬重他，就像敬重我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们的另一位大恩人 Kwee Sim Djiang 一样，我们以后者的名字命名我们的图书馆。我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向我们的恩人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也是让我们的后代了解他们的名字。



Kam Chai Heng Auditorium 甘再兴讲堂



Kam Chai Heng Auditorium 甘再兴讲堂

甘兄弟不仅仅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一位认真的证道学学生，一位最尽心尽力的同事，一位出色的同修，执行委员会非常怀念他。他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他的精力比年轻人还旺盛。尽管他已于 2014 年 8 月 17 日离开人世，但认识他的人仍对他记忆犹新。

今年（2024 年）8 月 17 日将是他去世十周年纪念日。他的朋友、同事和许多会员都深切地怀念他。十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减少对他的怀念。我认为回顾当年对他的纪念文是有必要的。您可能会觉得其中的轶事很有趣。但更重要的是，您会钦佩他的谦逊以及他对新加坡证道学学会的真诚奉献。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我常说，一个人去世了，我们不应哀悼他的死亡，而应庆祝他的一生。我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见到甘兄弟挚爱的家人——他的妻子珍妮（Jenny）、女儿费莉西亚（Felicia）和琳恩

（Lynn）、儿子金（Jin）和儿媳亚历克西斯（Alexis）。性格体死了，但个性体永存，并且因他这一生的经历而更加丰盈。关于他加入证道学学会之前的生活，也许他的家人可以告诉我们，但我们知道他过去 16 年与我们在一起的生活。

我其实很早就认识甘兄弟了，他是我的的船友。我应该是在新加坡共和国游艇俱乐部

（RSYC）认识他的。我俩都属于该俱乐部。事实上，他曾当选游艇俱乐部最高级别的 1992、1993 和 1994 这三届任期的旗官。我必须承认，当时我们彼此知之甚少。我不是一个特别善于交际的人，虽然他天生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人。我们的接触仅限于友好的微笑，也许偶尔会说一声“你好”。他是个帆船手，而我是个动力艇手，这对我们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帮助。有人说“这两种人永远不会相遇”，是开玩笑地暗指这两种船手之间的差异。后来我才知道，他有一家名为 Ancel 的公司，经营船用设备，其中包括一个知名品牌 Raytheon Marine。我确实从 Ancel 购买了一些设备，但我不是一个好客户，也许我只买了一两台设备！我相信是南希接待的我，而从不是公司的老板。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见到再兴兄弟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当时我在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United Engineers）工作，我还是一名年轻的系统分析员和程序员（当时他们对 IT 专业人员使用的职称是如此过时！）。我相信他也在联合工程公司工作，但在不同的部门。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那里短暂就职期间，我记得他。我从未跟他说过话。要知道，当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毕业生，而他是我的前辈。我怎么敢和他交朋友呢！当时我怎么也想不到三十年后他会成为我如此亲密的同事。

因果运作的方式很神秘。我第一次见到再兴兄弟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我在联合工程有限公司短暂就职期间。1980 年我加入了新加坡游艇俱乐部，当时他已经是会员了。我也不是他公司的大客户。我认识他半个世纪，但我从未真正了解过他，直到有一天他踏进新加坡证道学学会的门槛。因果直到那时才成熟！事实是，他看到了我在《海峡时报》上刊登的一则关于《证道学入门》的广告。当时，我们活跃的会员不到半打，除了为我们的免费课程打广告，没有其他途径通知大家。广告费用昂贵，学会出不起，我自掏腰包。莉莉和我经常开玩笑说，至少要有 15 个新会员才能收回我们的广告费，因为每次刊登广告的费用是 1000 新币！那个 1998 年 7 月 25 日的广告肯定是打对了。我们遇到了两位最好的同事，甘再兴兄弟和 Nancy Teo 姐妹。你们说说这钱花得值不值？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我还记得当我们认出对方时彼此都很惊讶，我们都对彼此灵性生活的一面一无所知。甘再兴兄弟和 Nancy Teo 姐妹于 1998 年 7 月 25 日星期六参加了《证道学入门》讲座，并且参加了从 1998 年 8 月 15 日到 9 月 26 日的系列。当时的讲座每周只有一次，所以我们花了七个星期才讲完。这是我对公众的第二次公开课。那时在课程开始前的两三周有个介绍课，并且在之后有个“兄弟情义之夜”的活动。因此，整套《证道学入门》需要三个月时间。只有那些真正感兴趣的人才能坚持下来。甘再兴兄弟和 Nancy Teo 姐妹在课程结束前就入了会，两人都是在 9 月 12 日的《思想界》的讲座后入会的。那是再兴兄弟 63 岁生日的前一周。在他生日那天，我们举办了关于《思想形状》的讲座。那是他与新加坡证道学学会的美好关系的开始。

很快，我们就一起工作了。我首先是在 1998 年度大会上提名他为助理秘书。1999 年他当选为助理财务，2000 年再次当选助理秘书。2001 年他当选为财务主管，2002 年当选为图书管理员。2003 年，他首次当选为新加坡证道学学会副会长。此后，他每年都连任同一职务。回顾过去，我不得不相信，今生并不是我们第一次合作。

你们知道，一个人独处时最平静，尽管可能孤独。即使只有两个人也难免争吵，因为肯定会有分歧。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选择做隐士独居！更糟糕的是，如果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人参与时就会“搞政治”，无论是世俗团体还是灵修团体。这是人类的本性。人们很难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因此，我与再兴兄弟整整 16 年来一起和谐工作是非常奇妙的，这是不同寻常的。我也找不到比他更忠诚、更尊重和支持我的同事。再兴兄弟喜欢承担责任，我已经数不清他参加过多少委员会，担任过多少高级职务，特别是在共济会。尽管他比我年长许多，也习惯于高级的职位，但他总是听从我的建议，甚至关于他要讲哪本书都照顾我的想法。他从未破坏过我的工作。我只能对他的尊重回以尊重。在过去的 10 年中，有再兴兄弟一直担任我的副会长，我荣幸之至！

他最喜欢的活动之一是“全人”节。各种各样的供应商聚集在一起推销他们的“奥义”产品，从算命到“天使疗法”，无所不包。再兴兄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可以推广我们免费的证道学课程。他和南希两人主动从 2002 年 10 月 26 日第一次参加，承担了从晚上亲自布置展台到负责整个两三天的活动，直至活动结束后撤台打包。他们每年都这样做，经常是一年两次。他们主要目的是推广《证道学入门与冥想课程》，其次是销售证道学书籍。最后一次再兴兄弟负责参加这个活动是在 2014 年 4 月 25 日至 27 日。

我们知道，通过轮回来达到生命的目的，是臻至美德，直至最终成为“完美的人”。如果说再兴兄弟有一个最明显的美德，那就是慷慨。他坚持为我们的所有庆典支付食物费用。每当我们接待海外访客时，为了付一顿饭的钱，我得跟他争，如果不是跟他打的话。要打败他是一项挑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战，因为他经常先发制人。他会支付一些离会的人的会费，认为这样他们就能留在学会里；他还会支付一些无以计数的零碎费用。再兴兄弟对自己的财富从不自命不凡或炫耀，但他从不吝啬自己的财富，在需要时为学会和会员给予财务支持。在年度财务报告中，他是主要捐赠人之一。

除了慈善和慷慨之外，再兴兄弟还是一位出色的勤杂工。他的手很巧。事实上，他告诉我，在他的众多长项中，他是一个发明家。无论是换灯泡，还是在天花板上铺设音频/视频电缆，安装和维修液晶投影机、增加电源插座，换锁等，他都行。我们现在怎么办？下一个勤杂工在哪里？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特别善于交际的人。我从未与再兴兄弟“交际”，也没有在会所活动外进行友好的聚会，除了偶尔在他生日时，我想请他吃顿饭，出于某种原因我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我从来没有和他以及其他人在学会活动后聚餐，或者去他家拜访做客，除非有特殊原因。但尽管没有社交或缺乏交友机会，在我心中，他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是兄弟。我真心地想念他。

不管是巧合还是因缘际会，他最后一次演讲的书是《死亡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Death)。这本书中有其他书里没有的很多关于死亡和死后状况的内容。也许没有比通过学习这本书更好的进入星光界的准备。他于2013年2月16日开始对这本书的讲解，最后一次演讲是在2014年6月28日。那时系列讲座尚未完成，我相信他讲完了全书39章中的17章。不过，所有包括技术性问题的第1至14章，他已经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这些内容。

2014年7月25日，当我和莉莉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我们长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谈到了学会的事物，他对新加坡学会的看法和希望。只是在那时，他告诉我们，他的生命只剩下三个星期的时间。我们谈到了死亡，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准备好了。他很平静，甚至很快乐，我知道他已经准备好下一步。他告诉我，他已经让家人了解了死亡和死后的状态，这样他们就不会无知地悲伤了。

当我们道别时，他面带微笑。他于2014年8月17日上午去世，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之后的三周零两天。

我们会再次相遇的，再兴兄弟！